《海外飛鴻》

愛，不分國籍！

——援助孟加拉街頭募款記實

◎金碧秀

同情心，人皆有之，但能付諸於行動者，有幾？

拿我個人爲例，簡直不曾奉獻絲毫一己之力，給予苦難者丁點助益，成天爲己利己慾汲汲營營。可是除了滿心虛空與失落感之外，找不到生活的意義。

五月廿四日下午，應我的好友謝純娥之邀，在台灣人較集中的爾灣（IRVINE）頂好超級市場門口募集捐款，以賑濟孟加拉災民。

我們的道具簡單，兩個鞋盒大小的捐獻盒子，一張支架海報，上面揮灑著斗大的中文，加上我們五個隊員白上衣、牛仔褲，自信十足地分立在頂好超市門口，以爲善心人士自會將捐款如雪片紛紛飛入那兩個嫌小的盒子裏，沒想這就展開了前所未有的不凡經驗。

我們五個人臉上漾著溫和的笑意，遞送印好的黑白傳單——這個動作簡單，卻帶回種種不同的反應。

有的神情漠然，眼看他方，接下彷彿會觸電的那張傳單，一聲不吭地走開。

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手中的傳單隨著他踏入市場，便成一個紙球。紙球的命運可想而知，必然是在垃圾桶中。想起我因影印機自動推紙系統損壞，一張張地用手推送影印，而今落得如此下場，心疼不已。

有的不屑地說：「如果是救助中國災民，我捐款，則免談。」我們輕聲細語地答道：「愛是廣博無私，不限於只愛自己的同胞。」還眞唯恐得罪這位愛同胞的仁兄。但願這句話會在他心中回響，雖然這一次得不到他的一點援助。

有位隊友突然歡呼著：「這下可有人贊助了。」她的一位熟識的友人帶著三個孩子，浩浩蕩蕩地走過來。看她呼然關上的是部名貴車子，我們的希望猛然高升。笑盈盈地她接過單子，略掃一眼，即知個中原由，和靄地言道：「我們先買菜去。」「當然沒問題，我們會耐心等待。」當知我們等待的是手提滿袋物品的這一家子人，丟下的一句話是：「再看看吧！」便此飄然而去。這個答案的確令人拍案叫絕，也替她惋惜平白失去一個身教孩子的機會。我們仍然祝福她們闔府平安；難說，她不是我們種下的另一顆慈濟種子？

那一頭走過來的不正是朋友工作的公司老闆嗎？瀟洒地揮手，問我們搞什麼抗議活動？告訴他是募捐活動，是否肯相助？他乾脆地把剩餘的零錢放入盒內，幽默地說：「我被乾洗了。」「乾乾淨淨地回家，老婆會很開心的。」我們也還他一個幽默。

這一帶人種複雜，有的看似中國人，卻講不同語言，看了傳單猛搖手：「我不懂中文。」趕緊指著下方的英文，他們才「呃！」地明白。怎麼一回事。也有幾個洋人熱心地問我們何事，得知是爲孟加拉救災之舉，他們倒也慷慨解囊。眞是一大鼓舞。

頂好李老闆夫婦相當贊助。事前我們先去請示其同意我們之活動，他滿口答應，「善事豈能不爲。」他說。見我們站立多時，[illegible]熱烘烘的出爐包子和果汁，爲我們打氣加油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年輕的夫婦，從他們的臉上可以讀出熱誠與愛心。他們說早對慈濟有所聞，只是沒有接觸過，今日有緣相遇，也願毫不吝嗇地寫了一張美金一百元的支票，我們又感[illegible]身奮。忙遞上慈濟刊物給他們返家詳閱，相信他們已更進一步地瞭解慈濟精神。

夕陽西沈，準[illegible]，超市也即將打烊，我們收拾一下，便結束今日的小小活動。

雖然所集款數不多，但離預定目標不是太遠。倒是看夠了人間百態，自己也學到「行善不在金錢之多寡，而是那份心意之誠敬」。生爹，我珍惜今日所學，藉著慈濟的領航，[illegible]的角落，期待這世界能因我區區奉獻，多增一小份溫情。

▶林李敏老太太，走過一生悲情的際遇，臨老因緣相逢慈濟委員，得以在境況蒼涼的暮年，有所慰安，亦有所省思。 攝影■梁安順

《訪貧記事》

溫柔的慈悲

梁安順／張瑞蘭 聯合報導

●要不要做菩薩

三月初，彰化委員賴完妹師姊，在台北兒子家中，晚上睡覺時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彰化幕後委員游素貞師姊在找她。

心想來台北已有幾天了，或許眞有什麼事情等著要做，因爲平時師姊間就常有連繫。於是隔天一大早就趕回彰化，到家時已十二點多，正準備打電話給游師姊時，卻聽到電話鈴聲響起，對方傳來的正是游師姊的聲音。

賴師姊說：「這麼巧！我昨晚夢見你找我，今天趕快回來，正想打電話給你呢！有事嗎？」游師姊說：「是啊！我昨天就在找你了。師姊你要不要做菩薩？」賴師姊說：「當然要啊！要做什麼菩薩？」於是游師姊告訴她……。

●路邊的老阿婆

原來，昨天素貞師姊出去收功德會費時，在一條小馬路邊，看到一團蹲曲著、似人的東西。爲了確定，便下車仔細察看。竟然發覺是一位全身既髒且黑、又濕又黏的老太婆，感覺好像是從臭水溝裏撈起來似的。

當被問到你怎麼在這裏？你的家人呢？這時阿婆不禁抽泣著「我歹命、我歹命」地哭起來。

素貞師姊看在眼裏，感受在心裏，竟然和阿婆哭成一團。心想爲什麼會這樣呢？爲什麼同樣是老人家，竟然會有如此不同的命運？想到自己母親年老臥病到往生，都一直被照料得很舒適、安詳；爲什麼眼前這位阿婆竟是如此可憐！

●凌亂不堪的家

費了好大的勁才問出阿婆的家。扶阿婆到家，一打開門，就聞到一股濃烈的臭味，薰得人差點吐出來。一看床上、地上，凌亂不堪。用的、吃的；糞便、尿液；吐出來的、發霉的，全部混在一起，沾滿了床上、棉被。一臉盆不知浸放了多久未洗的衣服，仔細一看，水已發臭、也長蛆了。簡直無法教人相信，此一景象看在游師姊的眼裏，心痛如割。

問了鄰居許多關於阿婆的狀況，才知阿婆有一個兒子、二個讀國小的孫女跟她同住。但他們不但不能將阿婆照顧好，環境整理乾淨，反而常將鐵門關緊，深怕被外人看到裏頭的髒亂、惡臭樣。

游師姊本想請鄰居一起幫忙，爲阿婆家整理一番，但大家口頭上雖說阿婆實在可憐，但卻因懼怕裏面又髒又臭，而不願幫忙。

游師姊想到上人說：「人心好，還不算好；要用實際行爲去表現出來，才算好人。」此時天色已晚，於是決定明天請賴完妹師姊一起幫忙。

是晚，游師姊徹夜難眠，腦中一直盤旋著阿婆的影子。

●合力清潔打掃

隔天游師姊先買了一個便當去看阿婆。阿婆臥在屋前路邊樹下，由於當天天氣炎熱，或許眞的樹下涼快多了，在屋內也眞的難受。

游師姊將便當交給阿婆，請她先用餐後，掉頭馬上到街上買掃把、抹布、畚箕、手套、垃圾袋等清潔工具，並載了事前約好的賴師姊一起前往幫忙。

到阿婆家時，只見阿婆倒在樹下，方才的便當被阿婆的身子壓著。原來阿婆已身體虛弱得拿不起便當來。

將阿婆扶正躺在樹旁後，兩人即開始打掃屋子。用肥皂水刷洗床舖上下時，發現床下堆滿一包一包的垃圾；糞巴堅硬地黏在床上刷不起來，必須將掃把轉過頭，用竹竿那邊用力刮、水不斷洗，才能清理乾淨。隨後把洗刷乾淨的家具拿出去曬太陽，又去買新棉被、衣服給阿婆。最後再將阿婆扶進來洗頭、洗澡，這才看到阿婆屁股堅實的黏著糞巴。

●阿婆感動流淚

細心的賴完妹師姊，因考慮到戴手套時，會弄傷阿婆臀部的皮膚，乃不畏污穢地，赤手小心翼翼的清洗阿婆的下身，接著包上老人紙尿布，這時阿婆已被感動得淚流滿面。而整理大半天的兩位師姊，卻是汗流浹背、全身又濕又臭。雖然惡臭難聞，但兩位師姊在處理過程中，不曾因此吐語不快，或面有難色。

剛整理完，阿婆的二位孫女放學回家，看到這種情形，竟很生氣的對兩位師姊表示強烈的不滿，嫌她們雞婆愛管閒事，使平時緊閉的門戶，因當天門戶大開，而讓鄰居看到家裏面的景象！

兩位師姊只有柔言的告訴小朋友：「我們只是看到阿婆的屋子髒了，把它整理乾淨而已。我們是陌生人尚且如此，更何況她是你們的奶奶，這是你們的家，你們也該懂得照顧整理才對！」兩位小朋友把頭一扭，很不以爲然的走開了。

●我是慈濟委員

夜幕低垂，游師姊開車載賴師姊回家時，游師姊開口說了：「賴師姊，我眞佩服你赤手[illegible]巴。」賴師姊以堅[illegible]吻說：「因爲我是慈濟委員，我是師父的弟子，我必須勇敢的去完成這一件事。我在做時，心中想的是師父『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』的教誨。另外再想到的是，阿婆前世是造了什麼孽？今世[illegible]此的果報。」游師姊則欣慰的說：「眞感恩上人，讓我們今天有造福的機會。」

以後，幾乎每天游師姊都自掏腰包買[illegible]子、飯菜去侍[illegible]阿婆，替阿婆洗澡、換尿布等。

有一次，游師姊[illegible]腸炎，住在醫院接受點滴注射，但心中仍擔憂阿婆沒人照顧，點滴完後，馬上趕去爲阿婆[illegible]才感到自己沒有想像中虛弱，因此更緊緊[illegible]體會到[illegible]人，憂苦衆生的心境。

游師姊[illegible]此一善舉[illegible]心腸，也感動了[illegible]化幕後委[illegible]員吳瓊娟、陳[illegible]郭斐玲等，紛紛加入服[illegible]阿婆換洗、敷藥，及輔導她的二位孫女，又開導甚少碰面又不理不睬的兒子。

經過師姊們輔導後，二位孫女看到師姊們去時，也都會歡喜的叫阿姨，平時也幫忙整理家務，甚至偶而也會幫奶奶換尿布。

她的兒子也終於開起：「你們是那個單位來的？」師姊們告以「我們是花蓮佛教慈濟功德會的人。」他說：「是不是證嚴法師那個慈濟？」師姊答以「正是。」從此他收集了多有關慈濟剪報資料，給師姊們看。

如是因如是果

原來阿婆名叫林李敏，七十四歲，丈夫亡故，媳婦也往生，兒子在鐵工廠做工，其二個女兒與阿婆同住。但阿婆卻沒有得到家人應有的照顧。

聽和他們熟識的人相告，阿婆以前虐待媳婦，常造口業，媳婦一時想不開在懷有八個月身孕時，竟服藥自殺。胎死腹中的是一位男孩。所以兒子孫女都很怨恨阿婆。兒子自從妻死後意志消沈，眼看著這個家一日一日敗壞；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阿婆這個兒子竟然是一位佛教徒，且是某念佛會的幽員，更是受過菩薩戒的人。

經過委員們多次的開導，兒子也能感悟到自己的不對，而有懺悔的心態。於此讓人感悟到上人常言：「我們不只是受戒，更要持戒、恆行菩薩道。」這句語重心長的叮嚀。

●臨終安詳往生

經過一個多月的照顧，仍然無法撫平阿婆心中的苦結。阿婆經常流淚啼哭，也許是懺悔過去，或許是感恩現在。漸漸地，可能是身體的病痛，阿婆的食量減少了。四月中旬，阿婆身體更加虛弱，師姊們以爲要往生了，紛紛趕去。發現情況還不致於太嚴重，便到附近診所請醫生來診療。醫生卻認爲那屋子太髒太臭，而不願意去。師姊們向他說：「我們已經整理乾淨了。」醫生還是不願意。那麼把她抬到醫院好嗎？醫生又說，這樣會弄髒病床，而堅持拒絕。看到這一幕，師姊們感觸到，爲什麼師父一直要建醫學院，培育良醫的苦心。

此後阿婆虛弱的身子時好時壞，終於在四月下旬，經過吳瓊娟、陳美麗幕後委員洗身換藥後，不久即安詳往生。

●無限省思警惕

往生後，彰化委員曾詠貴負責統籌安排，處理善後，由當地念佛會、彰化師兄師姊共二十多人助唸佛號。最後在第八組組長邱蘭芳委員領衆誦唸阿彌陀經晚課中結束。四月底火葬進塔，功德圓滿。

「前世因、今世果」，前世是種了什麼因，得到臨終善了？又造了什麼孽，受此苦難？一切都圓滿結束了，留給師兄師姊們的是，對上人無限的感恩及對自己的省思和警惕。

▶慈濟美國分會發起援助孟加拉災民運動，德州支會的委員、義工們，在各大華人超市，進行街頭募款活動，期使愛心暖流溫慰異邦。攝影■德州支會

《蕊萬蓮心》

一個計程車司機

◎陳美羿

週六下午，在慈濟文化志業中心舉行「教師專業聯誼會」後，已傍晚五、六點了，和馨心、淑媛二位師姊搭了計程車趕回汐止，因爲晚上還有一些慈濟人要到家裏聚會。

上了車，我說：「今天這個會眞有意義，慈濟需要老師，老師更需要慈濟……。」

司機先生聽了，說：「妳是老師？」我說是。

「我最討厭老師了。」他說：「今天眞倒楣，載到老師。」

看他那深惡痛絕的樣子，不禁感到又好笑又驚駭。

「爲什麼討厭老師呢？」淑媛師姊問，她也在國中任職。

「小學一年級留級，妳們聽過沒？」他氣憤的說：「我從小被打到大，一天不挨打，就像放假啦！」

「不見得全部的老師都會打人啊！」

「沒一個好的。」他斬釘截鐵的說：「從小學三年級起，惡補得天昏地暗，沒有音樂課、美勞課、體育課……也沒有星期假日，一天到晚就是補習、挨打……。」

難怪他會這麼痛恨老師。我說：「我的學生生活過得好快樂，大家都好愛上學。」

他說：「妳們看我像個白痴嗎？被留級，還挨打。老師，沒一個好東西。」

馨心師姊說：「人都沒有十全十美的，老師也有個別差異啊！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召開『慈濟老師』的聯誼會，希望每位老師都有愛心、耐心，都是好老師。」

「慈濟你聽過嗎？」我問。他說沒有。

「有個很偉大的證嚴法師，領導濟貧、蓋醫院、辦學校，還做文化工作，希望能夠改善社會風氣，淨化人心，我們都是慈濟的委員。」

「嗯！好——像，有一點點印象，我在電視上看過，但不是很清楚。」

淑媛師姊把簡介和小叢書拿出來送給他，說：「你有空可以到台北分會，那兒有很多資料，也有錄音帶、錄影帶。」

他說：「那你們都是佛教徒囉？」我說是。

「哦！」他看看我，不敢相信似地說：「當老師的人學佛，我第一次聽見，難得難得！」

「謝謝你，其實絕大多數的老師都是很好的。」我覺得機不可失，趕緊向他介紹慈濟，以及上人的悲願。

他愈聽愈感動，說：「眞了不起，這種精神要多推廣，社會才會安定、祥和。」

「對呀！人人有責，你也可以做呀！希望你多瞭解，一起來努力。」說著從包包裏找出一卷上人開示的錄音帶送給他，又給他一張廣播時間表，告訴他可每天收聽。

他再三稱謝，說：「現在的社會太需要宗教了，尤其是佛教，包容忍辱，從沒發生過宗教戰爭。」

聽他的口氣已緩和許多，我們紛紛再找資料送給他。

「可是佛教太保守，只顧自己修，不夠入世。」他說：「我碰過一個老太太，以前信佛，後來改信耶穌，因爲教會裏有人耐心的聽她談話。她的兒女在國外，老人家太寂寞了，她在教會裏找到朋友和關懷。佛教也應該如此做。」

車快到汐止了，我說：「慈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，濟貧又教富，一時間也無法全部告訴你，我就說說這幾天我所碰見的、所做的事好了。」

我把最近處理的幾件個案，所接到的電話，慈濟人做慈濟事，簡單的述說了一下。

「啊！妳們簡直就是生命線或張老師嘛！」他讚歎的說。

「我們是『焚化爐』，別人把『垃圾』（煩惱）倒給我們，我們把它處理掉。」

「了不起！了不起！今天好榮幸，能夠載到你們。」

下車的時候，車資一百八十元，他堅持不收錢，幾番推讓，在兩張百元大鈔中收了一張，一張無論如何不肯收，他說：「謝謝你們送我那麼多資料，尤其是告訴我慈濟的消息。」

下車後，他又探出頭來，恭恭敬敬的說：「載到妳們，眞的很高興，謝謝！」

我們三個，更是高興。

「感謝上人，感謝慈濟，要不然，今天就要白白挨罵了。」

《車列濟慈》

安春盧◎

有裡這元十五的我

「舅舅！以前常聽媽媽說慈濟如何如何好，花蓮怎麼怎麼美，我總覺得是在聽故事。自從自己去過花蓮之後，覺得很感動，再也不會認爲那是天方夜譚了。」這些話是我就讀國中二年級的老大，在去年十一月參加慈濟護專校慶回來後，對我的弟弟說的話，我聽了覺得非常欣慰。

我於前年年底有緣當慈濟會員，先生及三個孩子也一併參加，但會款一直是我在繳。去年五月參加慈濟茶會後，我就告訴孩子們說：「以後你們每個月要拿出五十元的零用錢，配合當慈濟功德金。如果有領別的獎金時，也可隨你們的意多捐些。」孩子們都樂意的配合了。

後來我參加了訪貧之後，把所見所聞告訴他們，國小三年級的么兒就發願說：「我要捐錢給慈濟，一直捐到我死。」

去年十一月回花蓮，么兒參觀慈濟醫院時，高興的摸摸牆壁說：「這裏有我的五十元。」一會兒又搖搖地板說：「這裏也有我的五十元。」這每個月的五十元，讓他覺得可眞踏實呀！

從花蓮回來後，老大和老么一直想著慈濟，想著師公，老大更是常常惦記著師公的身體健康，常常問我：「師公是否可以長生不死，不然委員們怎麼辦？」我就告訴他們：「人的肉身是無法長生不死的，所以我們要做好慈濟工作，讓慈濟精神發揚光大並薪火相傳。千百年後，這慈濟世界更加擴大，也就等於師公長生不死呢！」聽了這話他才不再呈礙。

花蓮回來不久，學校舉行第二次段考，老大得了班上第二名，領了一些些獎學金，他就把以前的存款也全部提出來，集資捐了一張病床。

女兒（老二）因爲機緣關係沒去花蓮，後來聽哥哥、弟弟談慈濟，她也很喜歡慈濟，沒多久就學會慈濟功德會會歌。有次學校旅行，她回來時告訴我說：「我們班今天旅行時，分成兩組歌唱接龍，我們這組唱的每首歌，另一組都接得上。後來我唱慈濟的歌，他們就接不上了，以後我要常常唱，慈濟的歌很好聽呢！」

先生以前看我忙慈濟，總說我過分熱心了；但看兩個兒子從花蓮回來後的轉變，就開始接受慈濟的精神感召。

訪貧時，若他正好有空，也會當義務司機，偶而慈濟茶會，也會自動幫忙打掃會場。若有朋友說：「你太太很熱心喲！」他就會說：「是的！她很熱心，可是在慈濟比她熱心的人還多著哩！」他再也不會嫌我熱心，反而還會自動跟朋友宣傳說：「我的太太現在做慈濟，每天忙得很快樂呢！」

今年四月，婆婆、先生和孩子們，又搭慈濟列車回花蓮。再次受到上人的教誨和慈濟的洗禮，全家都因慈濟澤被而法喜充滿。回家後每個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，更懂得「不求減輕自己的負擔，而是希望有能力當下承當」的意義。

《童心映月》

寫書法，蓋醫院！

敬愛的師公：阿彌陀佛！

您最近好嗎？聽媽媽說，您現在每天都很忙碌，累得去打點滴了，好辛苦哦！我希望師公能好好休息，不要勞累了，這樣才能救那些貧苦的人。

首先要謝謝您送給我的生日蠟燭，那是媽媽跟她的同事郭阿姨（也就是我的乾媽）去慈濟功德會，媽媽幫我拿回來的。可是，眞可惜，當時我不能親自回去看師公呢！

告訴您一件事，媽媽最近跟我說：「如果我買宣紙回來，叫你寫『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，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』和『以佛心爲己心，以師志爲己志』這幾個字，寫完之後可以掛在牆壁上，可以多招一些會員，寫完給你二千元，你願不願意呢？」聽到這裏，我馬上答應了。

隔天開始寫書法，經過反覆的修改重寫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寫成功了，也得到兩千元呢！而且我把兩千元全部要給師公蓋醫院呢！

前些日子是我的生日，爸爸送我二百元當生日禮物，因爲我聽師公說：「我的生日是媽媽的受難日。」我覺得媽媽生我很辛苦，所以我想把二百元捐給師公，回向給媽媽祝她身體健康！

幾天前，我和媽媽跟郭乾媽一起去小港的山東里，開一個小型的慈濟聯誼會，還吃慈濟飯，因爲郭乾媽是委員，所以她安排我去朗誦「師公頌」呢！還說希望在此的小朋友能跟我一起來種福田哦！

還有，這次月考我考第二名，媽媽賞我一百元，乾媽賞我百元鈔票三張，我都沒有花掉，全部都存給師公建院呢！

請師公代我跟各位師伯問好。

敬祝

安康

讓我高歌一齊唱

師公我永遠祝福您，祝福您快樂！

祝福您健康！

師公我永遠祝福您……。

弟子旭群 叩上

《間人情溫》

了見不堆圾垃

延俊郭◎

我住的社區入口巷道原堆了一大堆垃圾，每日上下班經過，都須掩鼻或暫時停止呼吸。那兒雖然立了「禁止傾倒垃圾」的告示，但並沒發揮多少效果。大家習以爲常的一袋又一袋的丟，日日夜夜的堆。

早晨垃圾車經過，固然順道清理了，但一些錯過了的人家，依然拎了來此堆放。所以，來來往往的人車，必然早晚可見迎面一小丘狀的垃圾堆。而前往這社區的訪客，對這社區的第一印象，實在並不好，鄰居還說，她第一次和先生來此看房子，一看到垃圾堆，立即勸先生打消購屋的念頭呢！

突然有一天清晨，垃圾堆不見了。好幾個住在其旁的住戶，合力在清洗因垃圾長久堆放的污垢痕跡，而且站在那兒勸說來人不要再堆放垃圾。隔天一早，也看到有二、三人搬椅子坐在那兒勸說。這樣持續了一個星期，垃圾堆眞的不見了。他們還從他處運土來，種了好幾棵樹，景象完全改觀。如今迎面卻是綠意盎然。大家心中都感激那些爲這社區默默耕耘的一群人。

我相信在社會的其他角落，一定還有不少像這樣的垃圾堆，但願我提供這一個成功的例子，相信不必立什麼「在此堆放垃圾，你家×人」，不損人又利己，不是很好嗎？或許我們也曾是那些習以爲常跟著堆放的人，反正大家都這麼做，我又不是第一個，但日子久了卻堆出了小丘來，自己其實也是共犯啊！

願我們合力把社區的垃圾堆清除，也把自己心中的垃圾堆清除。願社區綠意盎然，更願心中也充滿綠意。

TZUCHI FOUNDATION